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八十二

內簡換易　　　　　　　　　建安葉蕡子實編

敘謝第九幅

某區區不肖之身振發於既墜而斷斷雖明之心間露於文晦使　某上不負於名節下不可以後見天下士大夫者皆出生成其感戴之私雖形於言有不能盡而危言曰出有不得自已者輒負竿牘徼見其情伏惟相公道德之洪深而下視庸治之說文章之雅健而俯視無類之辞舉皆不能逃乎前高章鈞察

某至愚極陋脫預簪纓之列奔走簿領乃分之宜不圖光生過聽擢於衆人之中付以學校之選退惟俛眉已無可報稱之理至於爲親之故周旋曲折動

皆如欲雖使自為之謀不過如此罪逆顛隮受賜不終然在荒迷中未嘗一日少忘感戴惟當痛自脩飾或未隕滅尚期少効區區 上荅生成悚息 某自到家凡兩拜起居身寒地遠不敢自期上達鈞聽每念罪戾顛沛之餘所以尚叨食息未塡溝壑者無毫髮非恩地之賜當日布腹心歸誠門下便堪濤尊之罪固然而止然犬馬拳拳未嘗不食頃西向也伏乞鈞慈特賜矜察 某田儒之人侥冐祿仕無才無識動輙致譴然成之於初救之於中湔拭之於後生死大恩一頓鈞崇天之私於下愚至深至數不可以言殫矣雖鈞座施德於人積効於天然某之叨受其可嘿巳方朝廷搜褒藝能以緝熙人文如集不肯亦

能洗心滌慮循守教化庶謹贊誦以効報稱惟鈞座
察其歸記之心不以不知息視之幸甚瞻望旌戟惠
飛神馳　某才質朽下墊蹟卑冗馭於遠都之絕
壘辱在某官坯陶薰句之中整襟躡纓況浸釀都凡
興夜寐未抵譴訶豈不知幸惟是恪恭分守不敢時
且竿牘冒昧省鑒恭惟大公樂育之度河賜矜察
某猜負眉山膺膺祿祿無一最一狀可記家朝廷取
齒再臨畀印符竹人人微地寒素无容援何以得此諒
皆某官吹噓借重之有素致此　叨冒逾情御荷筆語
難既　晚出寒鄉叨陪諸彥為郎滿歲躐侍殿㘰
此皆先達者偽過聽妄膺寵借吹噓轉而上聞也惟
是献納責隆大惧無以稱塞盛意苟未棄捐有以教

詔使免于戾敢以請　某資下不堪為役特罪州
縣之吏抑非鈞照曲賜保全則免冠上印役委司敗
去矣窮途易感大下可言無皆進見盡布此心占辭
作記未謝萬一　某不侫嘗家仁私僑門下介驅策
驚之耆之風夕榮幸今則數奇命舛一去鈴下不終
大君子之遇然退自惟省竊伏古人之義甚久悃愊
無華不敢恃絲毫之欺以事人者此所以雖望崇闌
而无愧也惟是感恩之深窮羽栖林不無托庇之望
敢忘自脩以孤大賜銘肌鏤骨未易云既　某視
事將復三吉朔常愧無可紀者為知識羞不謂節下
用過客之言盛有推挹此蓋常當行者耳何足為先
生長者道哉高明果愛之顧教以所不逮則幸甚

某晚學後進待罪於詩書 礼樂之 鄉士如王子淵者
乃得從之遊 豈非平生之願哉 占辞為謝 秉盡此心
尚念出入門下 固為藩柳於其不遠 特加警策敢不
聞而樂之也 臨書重增悵望 某不肖獲待罪士
鄉踰年 悪則有之 善不聞也 行以理去 仰佩保全窮
途晚節之恩 大不可言 輙具啓申謝 伏幸台照
某一介小生 忝嘉佑名臣之後 幼承家訓 長知義方
讀書績文 為進取者十年于此矣 今春例應鄉選 執
事實掌文衡 乃取觚牌不腆之文以為舉首 私心已
深榮幸 豈期秋賦復出 鑪錘之間 俾闘氏百年舊物
一旦收復 惟自末學何以得此 空言未礼不足為謝
誓将日 鞭 馭 褰 庶幾有間 當世使天下皆曰 令 之籍

涎真不屑於籍門而已

叙責書第十幅

某駑下不武之質辱大賢者特達非常之恩時自省循中夜嘆之而誠之所加意有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宣豈區、駢四儷六之所能吐哉然誠意發越不能自已謹成短啓以謝德於門下詞旨鄙陋冒瀆高明悚愧良極　某既不即詣前歸由十年亦無使令具圖緘之礼輒以手書者俟又不屬兒輩老眼筆縱字大益不謹好尚冀公不誅奇礼他日猶得以幅巾詣門下某嘗具不腆牋牘冒昧與記譬夫擊轅捬缶巴人下里唐突清曲之奏率尒犯分何所迯罪某官方以大賢全德嘉善矜愚雖涓微塵壒下

才末伎不賜剪弃特委剛荅使得光華鄙屋倦倦服
膺以日砥礪於寵綏之盛幸甚吳蜀乃里江湖悠邈
陳啟迂縫伏深慚罪　某鄙薰沐裁短啟進汙燕
几雖蕪辞覼語不定仰玷　大匠自然拳拳之誠非此
無以自見尚冀閑暑晋蹤之譴特賜采覽不勝大幸
干冒台嚴悚戰之極　某再冀賢者後塵竊惟騏
驥一躍十步豈駑駘可追顧茲庸謬寔出望外輙敢
薰沐裁書少叙忝竊之幸仰冀台慈有以鑒念
平日不敢有無謂之書凋況記曹此緣長至輙脩箋
續具申　賀礼深慮瀆尊獲戾不勝惶恐之至

陽春第十一幅

台閣瀛奉恭惟由中及外騈擁自天之佑　恩闕

鈞恭惟尊幼均被大來之慶　台閣宝眷伏惟中外便蕃福祿　台閣荃眷恭惟尊幼均祉　台閣宝眷恭惟上下蒙福　台閣王屬恭惟駢擁厖鴻之祉　台閣金玉之春伏惟均被日新之祉

台閣貴眷伏惟均被知渋之福　大門貴眷恭惟均享不貲之福　使臺古眷伏惟慶祉流行

台閣慶眷伏惟均擁繁禧　府第鈞眷伏惟上下均納如旧之祉　台閣瀛集伏惟中外協臻景福

台閣珠玉之春伏惟位、均擁聿來之祉

台閣貴眷伏惟安問絡繹

請委第十三幅

弊邑恐有驅委事件伏乞台旨行下　弊郡恐有委

令敢異下諭　弊邑有委拱聽束　此有委令
義無它囑　弊邑有使令伏乞頒音　城中
有委諭敢請　有委敢继此以請　有委幸不
鄙夷　或有委諭願奉周旋　郡中有委願賜驅
策以効駑力　有委伏幸疏示　治下恐有委
令願效疲駑之力　沿路恐有使令故因此以
請欲望台兹特賜頒諭　恐有奉行之令在下邑
者乞賜台諭當効驅策　或有驅委伏幸台戒
恐有驅委伏乞戒喻俾得自効　或有下委事
件伏乞垂諭願竭駑蹇仰承萬分之一　或有委
令乞賜頒諭　有委幸示其目
劄子

上安撫參政八幅

伏以仲秋謹月恭惟某官坐鎮　近戴威惠文字
神人棋相鈞候動止萬福某遲次窮閻遠訖　雲
庇行即　參侍謹具桒訥上下　典記伏乞
鈞察
某候問異儀敬拜于右不審　鈞履何似恭惟　元
勳　宥望分浹一方當有　殊祥如川之至敢冀
妙敏　菑罪　節宣以時副　九重之眷　慰四
海之望集下情不勝真禱
恭惟　某官簡重而裕和　高明而博達　蘊康齊
經綸之巨業而遺　不世出之　真主方得以行其
素志而乃遽厭繁機急流湧退雖燕寢凝香典藩

樂事然四海蒼生喁日喁日傒　公歸當不侍

告政　綸詔亟下進陟　台司均爲中外之福幸甚

　某一介庇賤銓伏里閈瞻望　鈞長邈在霄漢惟

是　道德之所照耀　聲名之所震聳常若親侍

熒煌之座謝令叨屬吏行將奔走俯伏於　棨戟之

下可日月冀竊偷之私是倍等夷　某選愞無他

能挾策左李亦既有年春官不次其不才次名泰

天子誤寘之多士之上退省其私深切競慙豈謂一

官復出　戲下將獲躬詣　鈞其屏覲承　約束皆

易中稟伏乞　鈞照

某書生習氣未諳吏事拙謬莫逃預叨湔氷之懼惟

軨存而霞露之誠所望於　門下者無以見拳拳依

歸之悃款悉竿牘仰瀆典藏冒瀆之罪伏乞
原恕
某款有悃誠仰干　鈞聽某寒遠小官自關抵浙水
陸二千里許撇挈挈累殊非貧素所宜已倩託代者
致區區之懇欲望　鈞慈特書　軫念更不敢祀勿
覼縷併乞　台察
鈞聞　寶眷恭惟　上下均雍　安榮之福沿路
恐有　驅策事目乞賜　鈞音
上判府尚書　七幅
伏以季夏謹月恭惟　某官料命惟新　節旋道
出顯翊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席　庇粗安分守
知感知幸行郎　忝覲敢乞仰体　宗社之重精視

蒟鍊頤葆　沖和北膺　眷注某不勝惓〻
某齊遨以修　興寢之問敬承右犢祝融在令庚伏
流金　名臣　鉅公茂對　天寵　居息事作
神之聽之更祈　葆生　視履以副　瞻禱下悃
某伏審　某官頸膺　帝制出鎮　侯藩恭惟
慶慰全越在今三輔近甸優本之地　聖王是用轂
論思逖列出使　長之千里吏民惟呼踊躍願見
父母之面尾眉亂齒不知舞之蹈之某之區、寶同
此心
恭惟　某官彝鼎之器　圭璋之行為當世　名流
践揚中外卓有　成績少焉　三節雕來趣還
禁踣　為霖　作礪以　福字內可龜卜而計數也

某樸樕微材筮仕之初託身 幕府寅緣幸會天實
與之惟是空疎愚陋未究為政之方 廣廈是依惘
心知喜下情歸嚮之初敢祈 照亮
某塵忝部吏三沐三薰敬裁柔詞千圜記史伏希
財幸某寅夕奔趍遠郊俯伏道左行即瞻望斾
示預初欣忭聽 車馬之音候旗斾之輝某德光覿
為快
台閎 仙春伏惟 對時茂膺 純嘏集禪竭駕褰
頓聽 行府約束
與安撫
伏以冬序凝寒恭惟 某官鎮撫豊暇神明協相
台候動止萬福某遠託恩芘木縣忝覲伏冀為國自

重某違去旌幢于茲累年下情傾仰無以喻一行作
吏救過不暇追數初心每用慨嘆何當躬詣帳下盡
布此懷臨書重增悵望

某昔歲病卧山中伏聞登壇受鉞寵秩優恩占辭因一
叟兵爲憂迄今不返其浮沉殆不可保此遣使臣護
綱至鄂州再上記頗詳悉伏計已塵台感恩義有不
能忘者不在書疏之疎密尚幸垂照

某偶以宣威之檄分校將奏名進士于成都用四十
日始得歸中途下拜因永康所賜台翰貺生以請恩
意慈祥寒屋爲煖薄莫就道傍僧舍取火作記未謝
爲一益深感愧之至

某貧中方執代以豪朝廷記銀催下沈恭之命碩何

得以此不敢忘所自也重增愧然某哀病侵行挂衣冠神武門下與草木同腐矣平生相知如公無幾願布苦懷臨書悽斷

與安撫丞相劄子

伏以時維孟夏歲以景炎恭惟某官蘋擁春容黃堂靖謐神示左右鈞候動止萬福某三沐三薰謹裁衆詞仰干典籤伏乞鈞察

某謹時申候已具申牘拜手敬詢逖日鈞用之詳仰惟浩然之氣上際下蟠露府虛明百嘉未合庚暑正陰敕乙君法天運增延寢蓋仰符九重恭迓之際俯徇四海具瞻之望

某官以宗正鉅儒經綸素業贊襄黼扆勤勞王家彌

成至治宸眷益隆暫茲均逸侯藩化行俗美列城。如
在和氣中元元知首抑何幸歟第恐紫詔促歸朝夕
左右以康濟天下非一邦獨私大惠蒼生實延頸以
俟
某跡迭膺微遞在下條仰視大府潭潭何啻雲壤作
者不自量分瞀貢篇牘瑣說輿隸之听遠茲復犯試
封疆以懷感德誼拜布悃愊不敢自後肯犯之愆仰
覬原貸

與安撫樞密

伏以孟秋謹月恭惟某官緩藩臺暇列城晏肅益戴
薦休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支邑仰承蔭庇尚稽謄
拜履絢謹具呈謝申慶記府伏乞鈞察

中館、蔺藉之篆格布尤方近日不審鈞因何以諒惟
大節光華德全整暇神之聽之福祉駢集更戴怨調
護侯宣節兩轄仰符當宁倚注之隆俯徇四海具瞻
之望
恭惟資潤世之才茂經邦之略望隆王佐名冠時髦
用能賦政樞庭納忠文陛暫辭清禁卧鎮全閩維總
列郡而承教條總重一方而適天下行膺召節入拜
制麻式符虛左之求永播處中之譽惡非欽頁久膺
師言
迯遠鈞係藉更悔翔維依歸慕仰之心靡不在屏息
而恪遵教戒勉守微職根不可假以造府庭惟幸日
竊二天之覆苟遁擴瘝欽戴抃荷實無異親侍燕席

也臺指揮：：莫罄卑悰

與憲劄子

伏以潤夏謹月恭惟某官綉斧載臨綱清肅列城風
獬采賢襄台候動止萬福某隔念充稍仰承蔭掀下
錄參侍誌具劄月申歷與記伏冀台察
候明月儀恰載前：：未審近辰台候眷福若惟禮
樂光華平反有相戢穀之來川至要委代署正職敢
祝勉承恭渥厚衛祉寶行膺顯拜無慰卑悰之願
恭審某官榮拜宸恩肅將使指滿日之綱肇開臺府
伏惟惟應某以官箴有守阻趨崇仍叙稽臺揩以伸
祇賀之誠伏惟台慈曲垂矜亮
某官負閑世之才茂經邦之略飛騰雲實久結

主知暫屈外臺祥刑之寄登覽方初峻除宗秩華侍
有加茲可槩卜區〻闕　跟距銖久淹一歲九遷此其
途誦詠之深實非私意
庸僚竊邑伏承軺車按臨迎謁道左恐悵荒負道德
寬洪海涵淵蓄非惟曠敗之責得原少寬遂從容延接
非所宜蒙感怍之私交積方寸俯伏陳露莫究欲言
某昧遠下吏趨望台躔有雲霄之邈莫緣竊冀以屬
部封玉節旆來幸侍熒煌之庭違去悲慕神爽飛越
所賴托庇二天之下尸官袞〻於蒙終始代貸宥來雖
天資不顓亦當痛切磨勵祈効補報萬一放啟〻此
誠仰冀台察
某不避冒瀆之罪僭申台　聞德聚安問伏惟極蔬庶

伏望幼驕介庇鴻之祉屬邑豈無可以驅策事件扶
吩要來某顒禱

與憲使劄子

伏以秋月仲增泰惟某官綉斧光華豐綱靖謐神下
賛襄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乏下邑仰承蔭樾未由啓
侍謹具劄目廑瀆記史伏乞台察
債候咸嚴具如右劄未審北辰台候復奚傾仰惟玉
節所臨吏民畏戴未个繫禧吏乞上陞躰眷陰妙毓
神覩昔膺柄用慰天下朝夕之望
某官踐候醇粹度越當今學明洪深追配前古坐於
廟朝致君澤民蓋將不動聲色外甚祥刑之寄雖曰
全閩涵泳仁惠恐重一方而遺無傾拜逖台光荐更

梅翔日竊蔭叨守徼職㮣望大府邈踈遠無似簡注注以久佇吁環乃蘚來入非制麻垂副公論在雲漢自領分守有等不敢頻貢柔疏上溷威聖推歸依仰恭之私無日少替伏惟薰鈕曲垂照卹

某屬邑下吏偶有驅策峻行約束貽損道德譏隳台非所宜蒙非賜之寵感怍不容於心區區覽播莫究謝聽

上太守劉子

某蹭蹬之跡竄伏田畝殆二十年而浮竊金蓬山驅馳之宫未及鉋樁已致黜逐自是益知賦分淺薄誓入深山與田夫野人雜處以待老死近者又蒙公憐念俾承乏邊壘恩德甚大某尚棲之志以成代職之

計已乞諸公𢡟恤之意反為山林曠廢之援矣到官
便乃祠祿計不必初秋必遂解綬以去未即啓奉實
勤向仰惟幾為時調節營衛以保四海顒顒之望
仰惟台座從容禁近忠言嘉謨所以裨謚社宗大計
無愧前哲比所論奏縉紳傳誦某雖在山林猶聞一
二竊為吾黨賀矣胃西南輿壤人才生於其間彰彰
見於竹帛者世不乏人而台座仁兼清蓄於中發為
著見於外以是進退誠可以繼前人之雅致為後學
之賢規此某所以欣躍而贊誦者也伏承論吉褰帷
已諧閑府欣審即日為况無不佳勝台候以隆貴之
望倚之資俯臨鄉郡想見一笑嘯傲非豈弟之澤未
召還閑或上章丐閑優游林野以頃雅重 之召以全

出處之郎在台座可謂綽綽有餘地矣其豈勝歎之情

崇沚昔備員州南浦縣令台座遂自東南天與厚幸邂逅獲我英表自此兩緣雅辱眷照殆三十年矣杜門窮居人事廢絕所以姓名聲聞不致記文以深愧負至於台座入踐華貫聲光煇赫某猶不敢以尺牘溷瀆者實以台座知識布滿海內羽之朋從親舊比比皆是孰不仰下風而望餘澤某一意田畝無所希求不敢復自贊其窮困與諸人雜陳於聽覽重為煩溷仰惟高明必能体照

盡一稟目

上都運咨目

一秋氣澄清不審某官即日台候何似

一某仰惟恩府恭儉之資清和之氣神明所加為福星照臨分野戩穀之相不待禱祠而來矣

一某違去左右倏經九夏雖山河修阻而眷戀門墻之篤夢寐以之

一頃者恩府初度之月某嘗申祝延之意繫為歌頌馳介以贄恭惟謙抑過自貶損不見收納區區無能自通情之殖無以為諭

一某羇窮流離之迹固嘗陳於執事者之所不待申說而見遇者列緣之歸首言先生所以要慰諷護之意甚悉先生於人舊而日日深士是以附某嘗論之士大夫間以為寬鄙狹薄端在乎此今誠不敢私自

幸請門下之士賀之

一替舊有說南平之次正有二年一日罷此如魚脫網是時必將赴訴門下仰于調護然而重見煩瀆又須少芳神觀鐵蒙門下終始憂恤願令忠安於此稍進關赴官之日其爲恩記當有可報庶指以之

一仰惟威德方興閨門長幼宜均餘福

一區區敢乞驅策一一以見報効之意

一某未恭待閒仰乞爲國爲民善自治保重以須大用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八十三

長書

建安葉蕢子貢編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位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司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

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
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
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
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
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
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
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
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
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
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
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

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然
則又相與語曰及命下我識范君知其賢也然日聞
有立　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
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佇乎有聞而卒未也
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
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
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
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
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
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
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

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
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
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
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遂遷司業
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
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
待乎七年也今　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
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而官者豈不欲聞正議
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　朝廷
有正士而彰吾　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嘗之
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
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

侍是終無一言人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　天子所以見用之恨意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與張秘校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人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

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

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舍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祖述堯舜以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嘆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

麻畜鷄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遠而其事及世人之甚易知其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昧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洪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説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之道也然脩之所以云者今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上丞相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　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跡揆且驚且懼唐虞舊城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樸遲膺仰何不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瀆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鑒析是非之辨時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

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
之心亦可畏遵道然必須修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
於學非而傳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教者不
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誦乎教化故文章異靡風俗巧
偽選用之際常患不稱禁閱前代盛衰其文消息觀
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靡則知國風
之衰惟雖人質文相救然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
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
憂風俗以壞則為求者之資　今朝廷思救其弊興
復制科不獨振學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
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
丕變在一舉然恐朝廷之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

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又昇而弗問或
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罪聖之書雖二十八將之功
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
其所未至識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
功若此如所量恐非　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
國家勸家育材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使皆明
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　朝廷教育
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時試之下得失向
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士之心不
足以救斯文之弊共守將悖習非聖帝功異端聖人
之門無復啟發退于後學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
設足以誤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

文之道船〻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舉與賢俊以趨之咨使盡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頃相府為此一舉儻冒言于兩制齋心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文談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得異人傑士穆〻乎王庭矣何患俊又不克風教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任也當有吉甫萁頌吾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紀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上文潞公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物不物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憂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其怨者無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詩者宣所樂所愛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偽詩導其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夫文章之興其變多矣惟詩獨通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

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未必作於其人而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詩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戕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取采取而藏諸大師又播之樂章大者爲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政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枝奇言詭述不可勝記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遺情拂志之作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遺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其不肖自

竊至今頗考歷世之為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迄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撫其真利落芟衍中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〻心之所感發亦方見之於詩句矣人之生於天地之間自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數華發秀於春成材而實於夏淒風冷露鳴木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〻至一歲之間無一日隙凡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且夜相召布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諸者雖欲不為有所不能

上蔡侍郎書

夫物生而性不齊哉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駿者什者停五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智者恭者舒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見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未兆之前而絶之故發故而皆中皆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必言而吉

昔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
之咎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
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恤於中
邪咈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
故咎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盜道閣下之語
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功不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
子思中庸之篇釋然大悟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
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
之暴殘戕折日可得矣今閣下敺介歸之乎中是天
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以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
之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
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

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為根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
心不宣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
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用以公卿待執
事不止為諫官也然鞏區區致喜賀者有云也方今
内外居之上以千數當考侯戕者條各措迤獨一本
於諫主天下決決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
每見用一僚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
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群臣顒顒思見其為國家興
太平也天下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從司
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

之皆曰　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因賢者意遂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嘆息者矣始者執事為天下主軍當任外朝之士大夫無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為之至今而及為諫官非大位然論議一皆可之則非大任乃大任也諫官則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宜如此又且導其思聞下之言是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為諫官賢不肖位定是非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軼然者

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于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因非謂從時重而卿皆賢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其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趑趄簿書畦畛淺事戔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趑幼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蔡曰賢而能諫諍也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合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待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敢進耳乃世之

以浮道相悅附而諂利者之所為非有有志者所志
非也昔有漢公孫杜欽鄭谷永皆賢良選用計其一
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
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聞陳以至於泯泯其咎於
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謏剝之迹固不可掩也後
人已見其如此又思循其邪徑乎竊計須引擇也天
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推
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破勿為
罪庶不可得也今則日傾於民會薄利愈諂而用不
足人益困而創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
將終為身謀而已則舉言雖切何用為歟與太平報
國家剝頹輿容容而隨俗也竊執事計當世之得失

已欲詳矣念世俗之始既有素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肇是以聞成命而不竟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識治道業永審一遇而輒吐情亦有所矜惜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王侍制書

月日具位某敢薰沐裁書再拜以獻 知府侍制侍郎某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時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成俗所以既壞而不可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者無不繫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上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不得見乎其人為嘆及其

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心之拳々莫用不少衰也聞其進為世用則以為喜聞其振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乎要其所就而觀之終始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々而有此以謂然自嘆知今之所謂声名節行者蓋亦不足以定知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安所寄也自是以来雖不敢易其賢々之心後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以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任者反歉然如孟子之所識也於是始從取其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体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労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々然昔則既有所不暇矣嘗是之

時聽之士大夫之論聽於其人走卒之言下至閭閻
市里女婦兒童之語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
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請之已而得其在
館閣時所上奏事請之已而得其在史館在臺院之
侍郎時所論諫事請之已而又得所為故大丞相魏
國公之諫文及楚東荊鳴竹讀之覩其立言措意上
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凡一言一字不出於
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者
故無所入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
識不自意古人頑廉懦立之効乃於吾身見之於是
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
曰士大夫之賢者乎哉今以前日失望於諸公者自

懲而無復此意足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某之里閈實明邊有得任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嘉其得賢大夫而事之而自傷老状不得從賓客吏民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下意實緣與其向來無取鄙吝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此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書以抵宋侯盛有所稱道切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牽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足以有民於愚者一得之慮思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辞也邪明公之志則正矣而某之愚未有以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

磅不敢靡其諸所明雜紛永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擇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者日益遠則明公之踐履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繫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則從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俟於勉強然以禁耳目之所睹記制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青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哉禁又聞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而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而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而必

曰敦原崇禮蓋不如是則其所學所守必貧偪而不備之處性其知是是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以興無默足以容而無一偏之弊也某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此指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人非制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蒙氏都汪公警問密逖窮計有一下足樂者比來以時通問否乎此公涵養渾厚寬靜有容使當大用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料知之深一日進用於世引類之業其必有先矣某忝門牆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湘浙步履有明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書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則某亦何所望而

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晤拜之期向風馳慕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侯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達其拳拳之懷伏惟炤察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八十三

婚書

建安葉蕡子實編

許方進問親書

誤蒙秉言委睨嘉懿惟兹息女近若而人伏承賢弟幾先坐武庫五兵名駒千里方卜蘋蘩之助豈伊顛賴之末席元礼之高明阿咸之小醜著姓多有碩衷宗之勝懿親不忘姓伯氏之故也眷逮如此終辭謂何

問親書

唐杜望族江湖世家往昔接諸之父遊雍容非日一之雅風期雋之不淺是以對之敢求伏承其人体二南之風崇四德之教先兄息某屬當世子之重藉虛

宗婦之宮鄉因行媒用薦嘉礼荅繩附於驥尾非吾
息之可託女蘿施於松柏元衷宗之為幸期於濟謂
昌育至情

問親書

頃聽月評捨閨風範厚在美人之契宜先嘉偶之求
其弟幾男少習家方粗供[illegible]戚伏承令女小娘幼閑
内則克著婦儀敢因媒妁之詞遂締婚姻之好仰遲
諒訓欽候好音

答李氏問親書

風馬殊方相望於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緣帶
未臨占龜有吉伏承某官大承相之後綽有餘風以
舍弟女故將軍之家尚存素養世方乱矣正無一事

之可依天実為之庶幾百年之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書

北際南垂迴若參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　之役
夫豈偶然適有天毋伏承其官妙英無寵園之好而
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姿綠草木嗅味
之同不改風雨時明之度伊至言於三復固無磨玷
之亡出妙句於五意共有福春之樂

答王氏問親書

夫婦有經周禮莫嚴於判合婚姻尚族衛詩叙於宗
親輙忘籍憑諳之恩仰恃游從之舊某弟幾姪某從
師有日校室及時伏承賢姪女第幾小娘子相貌高
華閨儀素習幸聞名于下執許繳福于先公門第非

作雖培塿末無松栢宗門有慶庶溪澗並緣于蘋蘩有步迨像具如別福

求婚書

甓三請之勤方想率爾快一日之推何脫如之兹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某遽契有家之願命竟諾執爲吉慶苟爲食芹之卑靡虞於按劍挾斷金之利佇俟於報瓊

求婚書

仰崇墉於數仞寒温之間缺然締高援於一言宿昔之因審矣嘉深二姓元胄衰儒宗比者伏承其人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承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乃存以某令弟男某粗讀父臣書尚勤詩訟敢聯姻

姻遂燈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婚之籍

求婚書

鷄豚同社桑梓交隣欲締嘉姻更由舊好伏承某人令女簪纓佳族達振儒家俎豆嘗聞蓬麻莫直以某舍弟某為國方績父當季礼季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慚卒尒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許姻書

行媒薦至合姓見求顧弱女之鳥依非令人而何侯某人中庠序之成或從師友而學文蓋將起家已見立志中櫛侍於慶闈迨及有行蘿蔦叉附喬枝不勢無記當承嘉諭寧復異辭

許姻書

耕隴相依，往塗借助，方鈞門第之美，遽辱婚姻之求，某女甫及荊笄，未閑蘋藻，以承其人令嗣克家，能子聞禮，共詩，葛藟施於條枚，尚疑非對，氷人入于淇，與令則有行，不獲固辭，勉承嘉命，細書近閣，參陪鴛鷺之聯，寵近窮期，久占葭莩之末，伏承其人名駒千里，奇產万金，以某舍弟縣丞弟二女，方從姆傳，閑機杼之工，莫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好逑之意，俯循代疊之規，二姓交懽，敢緣參軍之配，一門推重，孰阿大之賢，

答張氏問親書

婚姻好合，亦以累年，情義繆綢，殆如一日，罔意求舊

後園豈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鵠之姿、而向栖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荆之素、而不廢於蘋蘩、發幣孔嘉、聘書甚寵、愧荏蓋一時之望、固已歎然、締朱陳、二姓之懽、永為好也、

回問親書

冠冕同朝素欽材術之美軒裳望族處厚婚姻之求方屬文向未容肩謁行謀若介不遺菲薄之微合姓見盟猥辱纁絹之厚惟茲弱女行且初笄僅知保傅之嚴未諭蘋蘩之重伏承兵子某官箕裘志業詩書世家早以門閥之貴延已列縉紳之仕籍愧茲攀附竊幸會緣雖蔦蘿施于松柏若非對而泉水入於洪與義將以有于行無復異辭允膺嘉命

求婚書

伏念窺管一班，果欽宗蕭之美，河潤九里，竊循婚姻之求，桓惟單平，實愧攀附，另某果聞詩禮，述及有嘉，言采蘋蘩，猶虔中饋，伏承賢弟黛小娘，令德成于保傅，善声發於閨闈，屬將有行，敢議合好，雖泉水入於淇，與不恥下流，而蔦蘿施于條枝，終慚非對，謹因媒氏，恭听嘉音。

求婚書 楊代

一壓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于霄。迴結絲蘿之托。伏承某人等，纓帛祖訝，礼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仕，某寺窮鄉，令族，陌巷諸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佇潤蘋之采。習壓燮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遥，傾蓋撰從，遂結

朱陳兩家之好

求婚書

定書

居同里閈、吉筆未豈於崔盧、陽棠果匹敵、敢當於秦
晉豈意諧占於浮鳳○遽聞胃慶於乘龍○伏承潁川李
士令女婦順多儀、琦裝已結、小姪庭順雖萬湖庠未
非偶資齊趣之和、遂致楚蘆之美諒、雖素知之可取、
方期辭大以圖安、深念寅緣、預告休於月老、成茲嘉
會、美有兆於冰人、雖由礼之三千、隆於合好、須地白
之五兩用以時誠、謹列款悰、殊增悚愧、

定書

里閈甚逖、鷄犬相聞、惟氣声之精同、故婚姻之敢議、
某以男某年將踰冠中饋尚虛伏承某人小娘姻訓
素崇婦儀夙著既荷冰上之諾用伸鴈幣之儀輒有
篚箱委於庭下

定書

梅花示信肩頤通交臣之情桐葉題詩樓角記合惟
之事納綵雖由於邂逅帝係尤屬於黃緣伏承某人
夙整閨儀詞正工於詠某男某粗閑庭訓材莫擅於
凌雲偶逢柯斧之良幸締蘭金之好躬雀謾誇於有
中委禽切愧於無義未具鏡臺聊遂擧於溫嶠難屏
王杵敢希異於雲英深蒙季諾之由從直指于門而
微貧紅絲既急循媒六釣之遅青瑣雖遇尚想遺香
之迫

定書

勤水寒鄉淺惟延陵之禮樂臺山名族聿脩當時之
公忠偶緣水上人執斧以伐薪默契月下老結繩而
繫足卜云其吉以締鳳占禮不可虛用仲隔帮有步
儀物具載別箋

定書

枌榆甚近鳴未隔於一牛草木本同鯖因通於雙鯉
不棄葑之秩願歌灼之桃某以男某中饋久虛莫管
奉祀伏承令女小娘內則素習宜逐有家謹卜良辰
用伸言定布有步誠箋具如別箋

定書

聚星舊族愧閥閱之已零觀樂名家想風流之尚在

輙緣鄉里之好 得議婚姻之求 某 以小侄某 雖詩書
之粗閑素蘋蘩之之助 伏承令女小娘婉容外淑懿
行中純吉 既協於鳳占 禮用伸於雁奠 有少禮具幣
列別箋

定書

居連一舍 豈殊桑梓之陰 心同二人 雖契金蘭之好
慶會緣之有自 顧欣幸之何多 伏承某人令女小娘
素閑姆訓 無非無議 而某男某早就師 男克嶷正三
星未在於戶 遽燮水肯流於淇 禮云禮云 爰奉絲綸
之五纓 樂只樂只 求啐盟誓之百年

定書

声名無似 以愁由達之長 貧緣契有開 後請治長之

可喜重疊絲蘿之結益增瓜葛之榮喜託冰清愧姓
宅相某孫某年踰志学幸繫足之老人伏承令孫女
小娘思妙絃文許射孔屏之雀目聯親實篤講好惟
新二人素荷於心兩吉無煩於溢美念信者言之瑞
當不食言雖禮者幣之將當先納幣用陳菲薄庸表
悃悰

定書

族係延陵常懷此聲之未振望高穎水每歎厥後之
克昌方愧忝於眷存敢希聯於姻契況小男用未能
用於文史而令女以慧喻於訓章豈非小郎之賢獲
奉大齊之偶二姓合好重諾奚啻於千金六禮以成
入幣庸遵於五緉式消穀旦躬致微誠

定書

合父凡師友之契嚀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他族問名之始在礼有初其緒論與聞曾許衡署之舊令女素風不改諒性淡泊之安永愧諸生自在西河之上尚蘄季女肯秉南澗之濱

回定

門单地薄实浅声浮所通婚姻多止平素賢郎先輩行義倫於鄉黨才華秀於士林枝葉從仙李而來閥閱有英公之舊家弟之女未閑於教近者而人豈徒蘋蘩之求乃及菲葑之陋伏蒙委以書帶告之語言泉水流於淇門雖容比豕女蘿施於松上愧攀高不獲從辞配然拜辱

四定

三星照戶之光已留於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実緊勲閥之高伏承某官一鄉之月旦一所推人父之風流未遠而某姪女遂依名族已元裒宗坦腹婿床〇已見出諸郎之右〇齊眉舉案〇庶幾事君子之恭〇

回定

竊夫子之墻切有執鞭之慕恭惟君子之舍尚懷挾劍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聞下走抗塵之賤伏承令嗣秀士駿論獨守家法〇文章已有父風〇遇郗鑒之客若無〇視恪綉之家何旬〇代匱可矣奚為食鯉之求何況如之遂切乘龍之喜

回定

早以父兄○護福履遊之初○晚因童稚○入塾私姻之聯○集礼於一門○締交對於三世○伏承某人衆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兢詒父母之罹重動慶帶之光邀契有家之頒莫不代匱毋廢菅蒯之求可以略言庶乎東池學麻之謳

回定

枌榆同社雞然鷄犬之聞羔雁旅庭端若駢贊之應遂激一時之幸永諧兩姓之權伏承令嗣某官裘祖父箕裘而家法具存以某鹽仕孔幼奉尊章之槃悅而婦儀也已習榛栗束脩之贄以示男女不過而蘋蘩蘊藻之菜可薦王公永為好也

回定

婚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秦欣
趙璧之歸族黨交推里閭贊善伏承某官勳烈名臣
之世○文章後李之宗○眷此春秋攘武之時獨見歲寒
後凋之操某縣丞第小次女後嗣奉匜之薦虔戴蚕扶
之泰楚薪之求綢繆不替奇緣之舊琴瑟之鳴和應
宜同白首之歸

回定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崇先契○某位長女
承順之道隸習未閑伏承某人英妙之稱發聞帷幄
既奉尊言之固敢訊報聘之儀有若請衷已來非與
雅素其自葉公而下莫不歆嘉

回定

游從再世既使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迨
聞台命其致因辭令弟茂才種李之初方求助其女
及笄之始素習婦儀志尚有加可使効饁田之後進
除戒念猶能獻斷織之機

回定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剌来江國獲依名勝之
風流苟有今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文章議論
固已不凡其女婉聽從粗謹所戒有承上帛之禮式
陳絲枲之儀有渊源之功知所自矣之婦唱隨之承
將有賴焉

回定

竊謂吾人儀表 潤於蘊藻藉其循子早畢致於世之禮

既諧鳴鳳之占○偎辱伏魚之素○仍辱厚意豈敢深辭伏念某之長女粗婦訓習勝於箕帚恭承知縣令姪力傳家之已試於膠庠比擬柯斧之媒遂成蔡玉之契門墻依迹寓居雖共於城闉風雨弗渝嘉會定期於京口不腆四幣具列列箋

續大家之訓○四字顧息女之未能○袖東規之書○羨名節之有三○緣會集一言之許截偶諧和二姓以成惟某次女妙齡弱質幽閑第方藥門之陋伏承令嗣秘籍妙齡秀發蚤棄蓬門之華偎承致於雍儀豈待聲於鳳卜索同三館雖序齒之絕宴共一樽論文之相宜

四字

伏以世情非軌風仰章平之門好結絲蘿於非秦晉之匹屢勤乾諭不敢固辭伏惟某人秀發天資美由世濟而息女雖蓬姆訓大習婦儀厚嘉幣之耀光榮寒宗而有靦玉臺下聘獲寵濕嬌之亂流竹笥遣行弗愧叔鸞之清素少將薄物具于別箋

回定

言念禮本為婚是為万世之始人惟求舊富交二姓之惟蒔厚好述欽承高誼某女子令鈴鍾愛粗聞女識之辭代承某人令嗣禁黌称珍鳳藹士林之望藝吉占於鳴鳳追姑婆於乘龍嘉命雅為欣悰增激

回定再娶再婚

鄭通德之門在瑯琊郡附驥之榮傳孝廉之室久虛

輒倫續貂之幺伏承縣丞先敬漢金張之華胄唐燕許之故家以其女官於枕流門裏映雪烏夜啼而三院春梁木之何依雉朝雛以双飛鶯南絃之屢扣勝婦有如孟德耀其于式擇對而得溫太真豈所望者維重奪沉舟之守詎敢忘案按之恭

丗芝

泰伯封吳族系久淪於蕪莫混元指李仙元摘裔於芬芳合二姓以親戎結百年之眷愛恭惟其人長孫李請禮早通六二之文其女無非無儀素稔十笄之訓既蒙采菲固願依松契鳳占卜云其吉桑然為幣敢不拜嘉

請謀

引線因針言問信史伐柯匪斧詠播風人古僅藉於
貴緣理況資於介紹某以男某方從外傳未卜佳姻
伏聞某人令女小娘子令德中醇姣容外淑早佩閨
門之訓素明蘋藻之緣欲結潘陽二姓之懽必假媒
妁一言之重輒干將命鵠俟報音

請媒

伐柯須斧引線因針若匪千金之言曷結二姓之好
恭惟媒氏某人蕙蘭欽姿冰雪流芳早嫺詩禮之家
風覆閨房之秀某某男某雖逾壯室未克成家仰承
某官小娘子悍著婦儀夙遵姆訓既四德之兼備諒
五長之可稱敢以哀宗仰攀高援謹奉啟以聞伏惟
炤察

繫臂

字泱風霜坐視傳家之術業名知草木夙欽哭世之盧獻蔬寘出於夤緣得遂伸於盟好恭惟親某家人令女子娘子早閑姆訓式宜許嫁之前笄而某筵某粗涉儒流行且成人而及冠律媒斧之得請協鳳占之告成從感佩之誠敷宣數奚蔡有少微謷具于別箋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八十四